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十六回 瞞賊賊知縣吃情 駁保案同寅報怨

卻說建德縣捕快頭兒，自從荐在船上充當一名伴當，又自己改了名字，叫做高升。從來做官的人沒有不巴結升官的，所以他取了這個名字。果然合了魯總爺之意，甚是歡喜。但是胡統領雖然平定了土匪，仍舊駐紮此地，辦理善後事宜，究竟沒有什麼大事情，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，只等上頭公事下來叫他回省，他就得動身。魯總爺自然也跟了同去。高升是新來的人，縱然辦事勤能，主人歡喜，然未必就肯以腹心相待。捕快心內好不躊躇。卻喜這魯老爺是粗鹵一流，並有個脾氣，是最喜歡戴炭箕子，只要人家拿他一派臭恭維，就是牛頭不對馬嘴，他亦快樂。高升是何等樣人，上船一天，就被他看出苗頭，因此就拿個主人一頂頂到上去：主人想喝茶，只要把舌頭舐兩舐嘴唇皮，他的茶已經倒上來了；主人想吃煙，只要打兩個呵欠，他已經點了燈，並打好兩袋煙，裝好伺候下了。諸如此類，總不要主人說話，他都樣樣想到，樣樣做到。試問這種當差的，主人怎麼不歡喜呢？（炭箕子：高帽子。）

一等等了三天。這天晚上，高升正在艙內替總爺打煙。總爺同他閑談，問起：「莊大老爺衙門裡有多少人？你從前跟誰的？他怎麼拿你荐給我呢？」高升見問，即景生情，便一一答道：「莊大老爺的人口，叫多不多：一個二老爺管理帳房，是頂有錢的。兩個少爺，大的是太太養的，小的是姨太太養的。一個小姐，是前頭太太養的，去年出的閣；姑爺就招在衙門裡，小的本來是伺候二老爺的；因為同姨太太的老媽拌了嘴，姨太太在老爺跟前說了話，因此老爺不叫二老爺用小的。小的伺候二老爺已經六七年了，並沒有一點錯處，二老爺心上過不去，所以同老爺說了，荐小的來伺候總爺的。」魯總爺道：「用熟了一個人，走掉了是很不便的。」高升道：「正是這句話，做家人的伺候熟了一個主人，也不願意時常換新鮮。所以二老爺說過，倘若小的找不到好地方，過上一兩月，等老爺消消氣，仍舊叫小的進去。現在小的伺候了總爺，有了安身之處，也就不想別的了。」魯總爺道：「二老爺管帳房，他一年能有幾個錢？」高升道：「少則一二千，多則三四千。」魯總爺道：「據你說來，他管上□年帳房，手裡不要有兩三萬嗎？」高升道：「進帳是好，只可那借來的多，去的多，不會剩錢。」魯總爺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高升道：「我們這位二老爺頂歡喜的是買翡翠玉器。一個翡翠搬指三百兩，他老人家還說『價錢便宜無好貨』。只要東西好，他卻肯花錢。又最喜的是買鐘表，金表、銀表、坐鐘、掛鐘，一共值八千多兩銀子。你只要有表賣給他，就是舊貨攤不要的，他亦收了去。他自己又會修表，修好了永世不會壞的，所以他要這個。若不是為這兩樁，他一年到頭，老大多要兩個錢哩。」魯總爺聽了他話，不覺心上一動，仍舊按下。高升亦不再提。打完了煙，睡覺歇息，一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高升叫他伙計拿了五件細毛的衣服到船上來兜賣。價錢很公道，估了估足值四百多塊錢，賣主只討二百兩銀子。魯總爺一還價，一百六□塊錢，後來添到二百□塊錢買成。魯總爺箱子裡只剩了五□幾塊錢，因錢不夠，同高升商量，先付他五□塊，其餘等月底關了餉來補還他。那人答應，把東西留下，但是五天之內，必須算錢，等不到月底。魯總爺一想，橫豎有別的東西可以抵錢，看來斷不止此數，於是答應他五天來取錢。五□塊錢由高升點給他。高升留心觀看，又與文大老爺失去的洋錢圖書一樣。當下也不作聲，交付與人而去。這天魯總爺買著便宜貨，心上非常之喜，顛來倒去看了幾遍，連說便宜。高升道：「這個人我認得他的。他家裡從前很有錢，有的是東西。一百錢的東西，時常□個、二□個錢就賣了。如今被他嘗著了甜頭，包管他明天還要來。等他明天再來的時候，大大的殺殺他的價錢，買他些便宜東西。」魯總爺道：「要買便宜貨，要有現錢方好。」高升道：「他認得我，不要緊，剛才不是小的同他熟識，他肯把衣服留下，拿了五□塊錢就走嗎？」

魯總爺不語，心上思量。過了一會子，躺下吃煙，趁著高升替他燒煙的時候，就同他商量道：「我有一件事情要托你去辦。」高升忙問：「有什麼事情差小的去辦？」魯總爺道：「不是你說的，你們莊二老爺歡喜買翡翠玉器，還有甚麼洋貨鐘表嗎？」高升道：「是。可惜沒有這些東西；如果有在這裡，我拿了去包管一定成功。只要東西好，而且可以賣他大價錢。」魯總爺聽了，非常之喜，低聲向他說道：「這些東西現在我有。」高升道：「總爺既有這些東西，何不早說？」魯總爺道：「你來了能有幾天？我以前何曾曉得你們二老爺喜歡這個？」高升道：「有了這個，包管拿去就換了錢來。」魯總爺道：「但是我的東西好，不曉得他識貨不識貨。」高升道：「跟二老爺時候久了，這些東西天天在眼裡經過，雖不全懂，也還曉得一二。」魯總爺道：「如此更好了。我於這上頭也有限。這些東西是個親戚托我替他銷的，且拿出來替他估估價錢，免得吃虧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便取出鑰匙，開了箱子，搬出那幾件東西來：一個搬指，一個金表。魯總爺開箱子的時候，像怕眾人看見似的，先把眾人一齊差了出去，只把高升留下。等到東西取出，高升拿到手裡一看，恰恰與文大老爺失單上開的一樣。他看了又是喜，又是氣；喜的是真贓實犯，果不出我之所料；氣的是這班不長進的老爺，幹此下作營生，偏會偷偷摸摸。現在東西已經被我拿到，意思就要想聲張起來。後來一想：「本官前頭如何吩咐，設或鬧的不得下台，大家的面子不好，不如且隱忍起來，等到回過本官再作道理。」當下不動聲色。等魯總爺把東西拿齊，仍舊把箱子鎖好。只見他拿個搬指套在大拇指頭上，對著高升說道：「這個綠玉的顏色倒很好看，同這只金表，你估估看，能值多少錢？」高升肚裡好笑，笑他不認得翡翠，當作綠玉。又把表擎在手裡，轉動表把，旋緊了砵條，又撇住關振，當當的敲了幾下。魯總爺聽見金表會打得有響聲，心上覺得詫異，肚裡尋思：「怎麼金表會打得響呢？不要是個小鐘罷？」高升拿東西翻來復去看了兩遍，因問總爺：「要個甚麼價？」魯總爺道：「你說罷。」高升道：「據小的看起來，一個搬指要他一千五。」魯總爺道：「一千五百塊？」高升道：「一千五百兩。」魯總爺把舌頭一伸道：「要的太多了！不要嚇退他不敢買，弄得生意不成功，就是少些也不妨，好歹由你去做。這個表呢？」高升道：「這個表是大西洋來的，在這裡總得賣他三百塊。」魯總爺道：「不要亦嫌多罷？」高升道：「多甚麼！小的此刻拿了去，包管總有一樣成功。」魯總爺聽了他言，心上雖非常之喜，然而總不免畢卜畢卜的亂跳。把兩件東西鄭重其事的交代了高升。

（關振：機關。）

高升接過，用手巾包好，揣在懷裡。又伺候總爺過足了癮，然後辭別上岸，先尋到文七爺船上，托管家艙裡去回說：「縣裡上回派來查東西的捕快，有話要面稟大老爺。」文七爺吩咐叫他進來。捕快進艙，先替文七爺請過安，垂手站立一旁。文七爺就問：「東西查著了沒有？」捕快道：「回大老爺的話：小的自蒙本縣大老爺派了這件差使，日夜在心，城裡城外統通查到，一點影子都沒有。好容易今天才查到。」文七爺一聽大喜，忙問：「東西在那裡尋著的？」捕快暫時不肯說出，但回得一聲是：「在船上拿到的。請大老爺看過是與不是，小的再回去稟知本縣大老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東西取出，送到文七爺手裡。文七爺道：「別的尚在其次，就是這個搬指是我心愛之物。你看這個綠有多好！如今化上三二千塊錢沒有地方去買。你居然能替我查到，這個本事不小！停刻我同你們莊大老爺說過，還要酬你的勞。這個賊現在那裡？」捕快道：「這個賊就在這裡。賊雖拿到，然而這個賊小的不敢拿，等回過本官，還要回過統領，才好去拿他。」文七爺道：「想是這個賊本事很大，你吃他不了？」捕快但笑不言。文七爺將東西看了一遍，仍舊拿手巾包好。捕快接了過來，又回道：「小的此刻就要進城到本縣大老爺前去報信，明天再來回大老爺的話。」文七爺點點頭兒。

捕快辭別進城，稟知門稿，轉稟本官。莊大老爺一聽是魯總爺做賊，甚為詫異，便說：「真贓實犯，難為他查著。但是這事情怎麼辦呢？」當時先把捕快傳了進去，問他怎麼查到的。捕快據實供了一遍，又說：「原賊已送到文大老爺那裡看過，的確確是原物。現在請大老爺的示，怎麼想個法子辦人？」莊大老爺聽了無話，滿腹躊躇，便問：「你同文大老爺說出偷的人頭沒有？」捕快道：「小的沒有稟過大老爺，所以沒把人頭說給文大老爺知道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好好好，幸虧你沒有說給他。毀了一個魯總爺事小，為的是統領面子上不好看，而且也不好去回。倘若被他說兩聲『我帶來的人都是賊』，請問你還是辦的好，還是不辦的好？」

依我意思，先把文大老爺請了過來，拿話告訴了他，大家商量一個辦法。你先下去，回來我同文大老爺說過，自然有賞的。至於那個姓魯的，也不能如此便宜，且給他點心事擔擔。就是東西拿了出來，難道一百五□塊錢就給他白用嗎？」捕快諾諾稱是，又謝過大老爺的恩典，方才退了下去。

這裡莊大老爺便差人拿片子到城外去請文大老爺，說是東西查到，請他進城談談。不多一會，文七爺果然坐著轎子進城。才跨下轎，便對莊大老爺說道：「你們建德縣的捕役本事真大，我的東西居然查到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你老棧台的東西，敢查不到嗎？」一頭說，一頭坐下。文七爺道：「老把兄，你又取笑了。東西有了，我得還你的錢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我的錢，老棧台盡管用，還說甚麼還不還。」文七爺道：「我的東西有了，自然要還你的錢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你的東西雖然有了，但是那一百五□塊錢還無著落。」文七爺道：「這兩件有了，我已心滿意足了。百把塊錢算不了事，注著破財，譬如多吃□來台花酒，就有在裡頭了。倒是這個捕快本事真好，我想賞他一百銀子，回來就送過來。現在賊在那裡？據捕快說起來，東西雖然有了，然而人不好辦。這是什麼緣故？我們總得辦人才好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正是為此，所以要請你老弟過來談談。現在這做賊的人，你猜那個？」文七爺道：「那天那位趙不了趙師爺，的的確確在我手裡借去五□塊錢，送他相好蘭仙。後來都說是蘭仙作賊，就此冤枉死了！那兩天我的事情很忙，所以沒理會到這上頭，等到事過之後，我才知道。這位趙老夫子，可憐他愛莫能助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。現在有了真贓，就有實犯，等到把賊拿到，也好替死者明冤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老弟，那死的婊子也顧他不得了，如今我們且說話的。」文七爺道：「人命官司，救生不救死，這是我們做州縣官的秘訣。但是這件事情既不是人命官司，怎麼說到這個？到底是甚麼人做賊？你快說了罷！」

莊大老爺到此，方把捕快如何改扮，魯某人如何托他銷東西，因之破案，並自己的意思，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如今愚兄的意思，不要他們聲張出來。姓魯的交情有限，為的是統領面子上不好看。」文七爺一聽說是魯某人做賊，嘴裡連連說道：「他會做賊？……我是一輩子也想不到的了！實在看他不出！」莊大老爺道：「當過捻子的人，你知道他是甚麼出身？你當他做了官就換了人，其實這裡頭的人，人面獸心的多得很哩！」文七爺聽了無話，歇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老哥叫他們不要聲張，這主意很是。一來關於統領面子，二來我們同寅也不好看。我只要東西尋著就是了，少了百把塊錢也不必追他了。但是老哥要叫了他來說破這件事情。兄弟同他是同事，當著面難為情，等兄弟走了，你去叫他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不把他弄了來，叫他擔點心事，亦未免太便宜他了。」文七爺道：「正是。」當下又說了些別的，方才告辭出城。這裡莊大老爺果然等他去後，才差人拿片子請魯總爺進城。

且說魯總爺，自從高升拿著東西上岸，約摸已有三個時辰，不見回來，心上正是疑惑。忽見建德縣差人拿片子來請他進城。說是有話面談，究竟賊人心虛，不覺嚇了一跳，忽然想到：「文某人東西失竊，曾在縣裡報過，現有失單。不該自不檢點，聽憑高升一面之言，將東西送到他兄弟那裡。設或被他們看出，如何是好！」想到這裡，心上一似滾油煎的，直往上升，急的搔頭抓耳，走頭無路。既而一想：「文老七少掉的洋錢，大眾都說是蘭仙偷的。如今蘭仙已死，當了災去，沒有對證，案子已了，人家未必再疑心到我身上。東西送去，人家只顧辯論好丑，或者不至於理會到這上頭，也論不定。」想到這裡，心上似乎一鬆，又想：「我同縣裡，卻同他見過幾面。他請我吃飯，我亦擾過他。彼此總算認得，或者有別的事情，也未可知。」一面想，一面換了衣服，坐了首縣替統領二爺辦差的小轎，一路心上盤算。

進了城門，到得縣衙，轎子歇在大堂底下。一個兵把名帖投了進去，半天不見出來。他在轎子裡急的了不得，又叫一個兵進去探信。誰知只有進的人，不見出來的人，這真把他急死了！自想：「早知如此，極應該托病不來。如今懊悔已遲！」於是自己下轎，踱進宅門，探聽光景。誰知劈面遇見一人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卻是建德縣的門政大爺。魯總爺不認得他，他卻認得魯總爺。見面之後，便說：「總爺來了。我們敝上現在有要緊公事同師爺商量，請總爺先在外頭坐一會再進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在前頭引路。魯總爺摸不著頭腦，只得跟了就走。一走走到門房裡坐下，那位大爺就進去了。虧得魯總爺門房是坐慣的，倒也並不在意。誰知等了好半天，不見有人來請，心中疑惑不定。又等了一會，只見那個門政大爺從裡頭出來，吩咐：「傳伺候，老爺坐堂。」魯總爺愈覺驚疑。停了一刻，又見催問：「城外文大老爺的爺們，還有船上死的婊子的尸親，來了沒來？」底下回稱：「已經催去了。」魯總爺聽了，直嚇得汗流滿體！只聽門政大爺又說：「老爺傳捕快上去問話，叫他把那查著的翡翠搬指、打環金表一齊帶上來。」話言未了，隨在玻璃窗內看見一個人，頭戴紅纓帽子，走了進去。起先魯總爺聽見裡頭要搬指、金表，已經魂不附體，及至看見進來的這一個人，不覺魂飛天外，頭暈眼花，四肢氣力毫無，咕咚一聲，就坐在一張凳子上，心上恍恍惚惚，也不知是醉是夢，又不知世界上到底有我這個人沒有。你道為何？只因這個進來的戴紅纓帽子的捕快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自己托銷東西的高升。到此方悟：他們串通一氣，冒充伴當，騙出贓物，自不小心，落了他們的圈套。回想轉來，直覺無地自容，恨無地縫可以鑽入。

坐了半天，剛正有點明白，門政大爺也進來了。只見他陪著笑臉說道：「敝上公事未完，又有堂事，倒教總爺老等了！」說完了話，卻朝著他笑。魯總爺呆呆的望著他，也不知說甚麼方好。想了半天，才說得一句：「你們老爺坐堂，為件甚麼事？」門政大爺道：「總爺是做官的人，還有甚麼不明白的，我那裡曉得？」說完了，又朝著他笑。魯總爺到此，知道事情已破，有點熬不住，只得苦了他那副老臉，從凳子一站就起，跟手爬在地下，繃冬繃冬的亂磕頭，嘴裡不住的說道：「大爺救我！大爺救我！」那門政大爺本來是朝著他笑的，不提防他忽然跪下磕頭，還是回磕的好，還是扶他起來的好？一時不得主意，忙了手腳，只得也跪在地下，雙手去扶他，嘴裡說：「我是甚麼人，怎麼當得起總爺下跪！快快請起，有話好講。」魯總爺只是不肯起，一定要他答應。

兩人正在相持的時候，忽然又有一個人手掀帘子進來。一進門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是那一回子的事，在這裡下跪！」那一個門政大爺一見這人，趕忙起來站在一旁，垂手侍立。魯總爺抬頭一望，見是莊大老爺，真羞得滿臉通紅，亦站了起來，低頭不語。莊大老爺道：「你來了這半天，他們為我有公事，亦沒有進來回，倒叫你老兄好等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魯總爺拉了就走。誰知魯總爺的兩條腿猶如棉花一般，一步捱不上三寸。莊大老爺便叫跟班的攙著他走。一攙攙到花廳上，分賓坐下。先同他說了半天的閑話，魯總爺方才漸漸的醒轉來，但是除掉諾諾稱是之外，其他的話一句也說不出。又歇了半天，心上轉念頭，要探探莊大老爺的口氣。無奈莊大老爺總不提及此事，但一味的敷衍。魯總爺急了，想來想去，別無法想，只得仍舊跪下，口稱：「兄弟該死！求你老爺高抬貴手！」莊大老爺假作不知，忙問：「什麼事情要行此大禮？快請起來！」魯總爺道：「你老爺不答應，兄弟就跪在這裡，一世不起來！」莊大老爺道：「到底什麼事情？我竟其一點也不明白。」魯總爺道：「你老爺差了捕快來私訪我的，你老人家還有什麼不曉得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這更奇了。我何曾叫捕快來私訪你？你老爺有什麼事怕捕快？你越說我越糊塗了！」魯總爺只是跪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莊大老爺只是催他起來，催他快說。魯總爺道：「丑媳婦總得要見公婆的，索性我自己招罷。這事情原是我一時不好，不該拿文某人的東西。如今東西呢，已經在你老人家這裡了：我自己知道錯處，只求你老爺替我留臉，我情願拿東西還他。一輩子供你老爺的長生祿位，也不敢忘記了你！」說罷，又連連磕頭。

莊大老爺聽到這裡，便也直立不動，等他磕完了頭，故意板著面孔，說道：「我當是誰做賊，船上人是沒有怎麼大的膽子，原來就是你閣下。你閣下也不至於偷偷摸摸。自從姓文的失了東西，統領以為是他帶來的人，一定要我辦賊；我辦賊不到，統領跟前不知受了多少申飭。姓文的又時時刻刻來問我要錢。我弄得沒有法子想，私底下已經送過他五百兩，他還嫌少。現在既然是你閣下拿的，這話更好說了。你是統領帶來的人，同姓文的又是同事，他們沒有不照顧你的。我只要把你送到統領跟前，卸了我的干係。我們都是熟人，我又何必同你為難呢。你快快起來，我們一齊出城。」魯總爺聽了這話，真正急得要死，只是跪著哭，不肯起來。莊大老爺道：「這椿事說起來我也不相信。你閣下還怕少了錢用，要幹這營生？現在是被他們捕快拿著的。我肯照應你，替你瞞起來不說破，他們一般小人，為你這椿事情，每人至少也捱過二三千板子，現在真贓實犯，倒被我不聲不響的放掉，我於他們臉上怎麼交代得過？如此下去，以後還要辦案不要辦案？你也是做官的人，應該曉得兄弟的苦處。」

魯總爺見莊大老爺不肯答應，急得兩淚交流，口稱：「家裡還有八□三歲的老娘，曉得我做了賊，丟掉官是小事，他老人家一

定要氣死的，豈不是罪上加罪！現在沒有別的好說，總求你大老爺格外施恩A我將來為牛為馬，做你了兒子孫子也來報答你的A」莊大老爺見他說得可憐，心上想：「這半天也夠他受用的了。有娘無娘，不必信他，從來犯了罪的人都是如此說法。因為還有公事，倘若耽擱下去，外面張揚起來，反不好辦；不如趁此收篷，算他運氣好，便宜他這遭就是了」想了半天，便長嘆一聲道：

「唉！既有今日，悔不當初。我本來不要難為你的，但是文某人少的錢總得補上，我已經替你送過他五百兩銀子。還有捕快，他們辛苦了一番，不能不賞他幾個錢，至少一百兩。難道這個錢真果要姓文的出嗎？」魯總爺道：「實實在在只拿他一百五□塊錢，那裡得五百兩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這個我也不知道，你去同他當面辨個明白也好。」魯總爺道：「承你老爺恩典，我還有甚麼辨頭。只求寬限幾個月，等我關了餉來拔還就是了。」莊大老爺又嘆一口氣道：「說來說去，總是呈上家的錢晦氣，你欠人家的錢，一定要關了餉來拔還，這幾個月兵吃甚麼？不是我說句得罪你的話：你們這些做武官的，直結兒沒有一個好東在裡頭！一旦國家有事，怎麼不一敗塗地呢！我好人做到底，也不管你這些閑事。但是我付出的五百兩，口說無憑，須得寫張字給我。文七爺跟前我去替你抗，說得下，說不下，碰你運氣。這賞捕快的一百兩你今天要拿來的，叫他們多少賺兩個，也好堵堵他們的嘴，免得替你在外頭聲張。」魯總爺為這一百銀子雖是為難，聽了莊大老爺的話，不得不唯唯遵命。又重新叩頭謝過恩典。莊大老爺叫簽稿替他起了一張稿子，叫他親自照寫。只見他捧筆在手，比千斤石還重，半天寫不上三個字，急得滿頭是汗。莊大老爺等的耐煩，叫簽稿代寫，叫他畫了□字。莊大老爺收起，就叫簽稿送他出去。

魯總爺謝了又謝，跟著簽稿出來，又朝著簽稿作揖。一出宅門，瞥面遇見捕快，趕上來叫了一聲「總爺」，又笑著說道：「高升是來伺候總爺的。總爺還是坐轎回去，還是騎馬回去？」這一聲，更把他羞的了不得，趕忙又替捕快作揖，說：「諸位老兄休得取笑了！」捕快又道：「總爺可到小的家裡坐一回去？」總爺道：「不消費心了。停刻我就叫人送來。還有那天的皮貨，一塊兒拿過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朝諸人拱拱手，匆匆忙忙上轎而去。莊大老爺便寫一封信，隨著起出來的賊送給文七爺，告訴他辦法。文七爺自是歡喜。因為魯總爺是同寅，也就和平了事。當賞捕快一百兩銀子，就交來人帶回。又另外賞了來人四塊洋錢。莊大老爺接到回信，又叫捕快到船上叩謝過文大老爺。魯總爺回船之後，東拼西湊，除掉號褂、旗子典當裡不要，其他之物，連船上的帳篷，通通同進了典當，好容易湊了六□塊錢。自己送到縣衙，苦苦的向門政大爺哀求，托他轉稟莊大老爺，請把六□塊錢先收下，其餘約期再付。莊大老爺聽說，也只好一笑置之。魯總爺又叫跟來的人把皮統子送還了捕快。又當面約捕快吃飯，過天在那裡敘敘，說：「我們那裡不拉個朋友。」捕快道：「我的總爺，只求你老人家照顧俺，不要出難題目給俺做，本官面前少捱兩頓板子，就有在裡頭了！甚麼請酒，請飯，倒不消多費的。」魯總爺一聽這話，明明是奚落他的，臉上不覺一紅。彼此無話而別。

自此以後，魯總爺總躲著不敢見文七爺的面，倒是文七爺寬洪大量，等到沒有人的時候，把他叫了來，反把好話安慰他。當下魯總爺雖不感激涕零，但是轉背之後，心上總覺得同他有點心病似的，此乃晚近人情之薄，不足為奇。按下不表。且說浙江巡撫劉中丞，自從委派胡統領領了隨員，統率水陸各軍，前往嚴州剿辦土匪，一心生怕土匪造反，事情越弄越大，叫他不安於位，終日愁眉不展，自怨自艾。心想：「怎麼我的運氣不好，到了任就出亂子！」不時電信來報，今日派的兵到了那裡，計算日子，某日可到嚴州。胡統領未到嚴州的頭一天，又有急電打來：「訪得匪勢猖狂，不易措手。」他老聽了格外愁悶。隨後忽聽得說，大兵一到嚴州，把土匪都嚇跑了。他老還不相信，後來接到胡統領具報出師搜剿土匪日期電報，方把一塊石頭放下。過了一天，又得「一律肅清」的捷電，中丞非常之喜。藩、臬以下，齊來稟賀。中丞隨發一電獎勵胡統領，允他破格奏保。歇了兩天，齊巧胡統領把剿辦土匪詳細情形稟了上來，附有稟請隨折奏保異常出力人員折子一扣。中丞看過無話，就把文案老總戴大理傳了來，叫他速擬折稿，告訴他說，無非是敘述土匪如何狂獷，「經臣遴派胡某人往巢捕，刻幸仰仗天威，一律肅清。所有在事員弁，實屬異常奮勇，得以迅奏膚功，相應請旨將該員等照單獎勵」各等語。隨手就把胡統領開來的單子也交給戴大理，叫他照寫。

戴大理接在手裡一看，單子上頭一個就是周老爺的名字，心上便覺得一個刺。一時想不出主意，也不便說甚麼，只得退了下來。回到文案處，一面提筆在手，一面想擺布周老爺的法子，心想：「不料這件事倒便易他了。然而我的心上總不甘願。但是現在這人是胡統領保的，要顧統領的面子，就不好批駁他；若要批駁他，就於統領的面子不好看。」想來想去，甚是為難。等到奏折做好一半，煙癮上來，躺下過癮。拿過稿子復看一遍，起先無非把土匪作亂，敘得天花亂墜，好像當年「長毛」造反，蹂躪□三省也不過如此。折中又敘：「經臣遴委得候補道胡統領，統帶水陸各軍，面授機宜，督師往剿，幸而士卒用命，得以一掃而平。」隱隱間把自己「調度有方」四個字的考語隱含在內。看到此間，忽想起：「這件事情應得側重中丞身上著筆，方為得體。中丞不能自己保自己，只要把話說明，叫上頭看得出，至少一定有個『交部從優議敘』。如此一做，胡統領便是中丞手下之人，隨折只保他一個，其餘的統歸大案，方為合體。大案總得善後辦好方可出奏，多寬幾天日期，我就可以擺布姓周的了。」

主意打定，便攏了做好的一半折稿，離開文案處，徑至簽押房。曉得中丞還在簽押房裡看公事，他是多年老文案，便衣見慣的，便乃掀帘進去。劉中丞叫他在公事案桌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，問他甚麼事情。他便回道：「卑職想這嚴州肅清一案，實實在在是大人一人之功。胡道若不是大人調度，也不能辦的如此順手。現在大人的意思把功勞都推在胡道身上，雖是大人栽培屬員的盛意，然而依卑職愚見，大人調度之功，亦不可以埋沒。」劉中丞道：「你話固然不錯，然而我總不能自己保自己。」戴大理聽到此間，便把折底雙手奉上，說：「請大人過目，卑職擬的可對？從前古人有個功狗功人的比方：出兵打仗的人就比方他是只狗，這發號令的卻是個人。這件事情，胡道的功勞實實在在大人之下，胡道帶去的隨員更差了一層。倘若一齊保了上去，論不定就要駁下來，倒不如我們斟酌妥當再出奏的好。一來大人的功勳不致湮沒；二來上頭見我們一無冒濫，不但胡道保舉不遭批駁，感激大人的栽培，就叫上頭看著，也顯得大人辦事頂真。將來大案上去，就是多保兩個，那班愛說話的都老爺也不能派我們的不是。」

此時，劉中丞一心只在奏折的上頭，他說的典故究竟未曾聽見。後來聽到他後半截的話甚是入耳，連連點頭，但說：「跟胡道同去的人，不給他們兩個好處，恐怕人家寒心。」戴大理道：「此番保的太多，奏了進去，倘若駁了下來，以後事情弄僵倒不好辦。如今拿他們一齊歸入大案，各人有本事，各人有手面，只要到部裡招呼一聲，是沒有不核准的。雖然面子差些，究竟事有把握，倒是大人成全他們的盛意，他們反得實惠。有像大人這樣的上司還要寒心，也不成個人了。」劉中丞聽了甚是喜歡，連說：「你話不錯。……你就照這樣子把稿擬好。胡道那裡，你去寫個信給他，把我的這個意思說明：不是我一定要撤他們的保案，為的是要成全他們，所以暫時從緩；將來大案裡一定保舉他們的。」

戴大理見計已行，非常之喜，連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退了下來。等到把底子擬好，趕忙寫了一封信給胡統領，隱隱的說他上來的稟帖不該應只夸獎自己手下人好，把中丞調度之功，反行抹煞。中丞見了甚是不樂，意思想把這事擱起，不肯出奏，後經卑職從旁再三出力，方才隨折保了憲台一位，其餘隨員暫時從緩。胡統領接到此信，甚是擔驚；及至看到後半，才曉得此事全虧得老同年戴大理一人之力，立刻具稟叩謝中丞，又寫一封信給戴大理，說了些感激他的話。因為上次稟帖是周老爺擬的底子，就疑心周老爺「有心賣弄自己的好處，並不歸功於上，險些把我的保案弄僵。看來此人也不是個可靠的。」從此以後，就同周老爺冷淡下來，不如先前的信任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